

賓退錄

十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趙

與昔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爲伯夷之屬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儔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

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阡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卨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

案

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日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
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
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
無若蘇威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
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閬州

邦獻

誌謂初君以

二父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
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
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忒嘗以
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
成其材其下者苟從利祿不樂親文墨事至

生

二

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屑其世祿顧反
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於
胄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
溫厚博雅予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
是爲歎何哉二公之作蓋入因以立言垂世
不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赦
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爲江東副漕
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
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
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疑於仲益之言矣蔡

伯喈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爲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綦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爲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爲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昌之僭昌言爲事務官旣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

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
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
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
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
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
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
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
卒數十被黥五配之嶺南繇是遇異人授以
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
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爲白雲

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
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
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
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
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
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
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
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
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
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
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
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
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
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
二元則別以爲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
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
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
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
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祀者
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
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者臣下假設之
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
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
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
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
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
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

兩龜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漢書

漢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土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吏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非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沈野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亦幾好句是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犇浪魚跳日映山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飲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即是一句說天下。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今嚴鐘鼓三更。月野宿。鼙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鱗。黃雀尚多脂。鶴閑雪作氍毹。卧草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穉經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

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如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櫛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箒動川收潦靴踏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

實述錄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菴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窻枕簟閑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擣搗楓柞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二年 上用南士爲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

同故併錄之

鵲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
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
偶不在白頭之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
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亦
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思漢道是時初雜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爲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致罪
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
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
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誠非真五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尋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
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
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傑敦敦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真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
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
辱既經多言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
長爲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藥宮詞三十二首今攷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於此
庶真贗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
月開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

眞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淨梵玉塔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盡船來
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二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子鑽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
檻周四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
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處滿堤紅艷立春風廚船進
食筵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沒頭宣索
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菜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花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誰官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甯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交

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禦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宮御前
頭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嬪遙覩見故擘紅豆打黃鸝黎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假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海棠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
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毬先向畫廊排御帳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法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嬌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大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菴畫船飛別浦中笑
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偶著唱名多不應
含羞走過御牀前

賓退錄卷第十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
闕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
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
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
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表闕逢
涖灘之秋束僮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雙
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
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
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
其名惟書涉

君上則首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昔續
記

元祐二年八月日重裝于

樂志齋吳下張叟

張子
子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廣退錄〔宋〕趙與峕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24-0

I. 廣… II. 趙… III. ①筆記—中國—兩宋時代②史料—中國—兩宋時代 IV. K244.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157號

ISBN 7-5013-2324-0



9 787501 323241 >

書名 廣退錄(全十冊)
著者 〔宋〕趙與峕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四·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24-0 / K·717

定價 一七四〇圓

